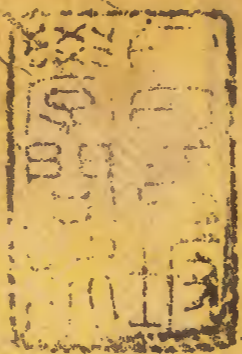


南史

列傳
卷自廿至廿一

十六



			五〇	漢書門
四〇	一〇	四〇	五〇	
冊	架	函	號	類

庫文閣內			
二〇	五〇		漢書
函	四〇	五〇	
冊	架	冊	號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5055
冊數	40 (16)
函號	280 79

新刊納本



列傳第二十

南史三平文廣

李延壽撰

何尚之

子偃 偃弟子求

孫戢 求弟點

點弟胤 尚之弟子昌寓

胤從弟炯 昌寓子敬容

何尚之字彥德。廬江潯人也。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。祖恢南康太守。父叔度恭謹有行業。姨適沛郡劉璩。與叔度母情愛甚篤。叔度母早卒。奉姨若所生。姨亡。朔望必往致哀。并設祭奠。食並珍新。躬自臨視。若朔望應有公事。則先遣送祭。

皆手自料簡。流涕對之。公事畢。卽往致哀。以此爲常。三年服竟。義熙五年。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。父睦以告官。新制。凡劫身斬刑。家人棄市。睦旣自告。於法有疑。時叔度爲尚書。議曰。設法止姦。必本於情理。非謂一人爲劫。闔門應刑。所以罪及同產。欲開其相告。以出造惡之身。睦父子之至。容可悉共逃亡。而割其天屬。還相縛送。解腕求存。於情可愍。並合從原。從之後。爲金紫光祿大夫。吳郡太守。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。

潔已。尚之少頗輕薄。好擣蒲。及長。折節蹈道。以操立見稱。爲陳郡謝混所知。與之游處。家貧。初爲臨津令。宋武帝領征西將軍。補主簿。從征長安。以公事免。還都。因患勞病。積年。飲婦人乳。乃得差。以從征之勞。賜爵都鄉侯。少帝卽位。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叅軍。義真與司徒徐羨之。尚書令傅亮等不協。每有不平之言。尚之諫戒不納。義真被廢。入爲中書侍郎。遷吏部郎。告休定省。傾朝送別於冶渚。及至郡。叔度謂曰。聞汝

來此。傾朝相送。可有幾客。谷曰。殆數百人。叔度笑曰。此是送吏部郎耳。非關何彥德也。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。送別者甚衆。及廢徙東陽。船泊征虜亭。積日。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。後拜左衛將軍。領太子中庶子。尚之雅好文義。從容賞會。甚爲文帝所知。元嘉十三年。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楊尹。上不許。乃以尚之爲之。立宅南郭外。立學聚生徒。東海徐秀。廬江何曇黃。潁川荀子華。太原孫宗昌。王延秀。魯郡

孔惠宣。並慕道來游。謂之南學。王球常云。尚之西河之風不墜。尚之亦云。球正始之風尚在。尚之女適劉湛子黯。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。湛欲領丹楊。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。領國子祭酒。尚之甚不平。湛誅。遷吏部尚書。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。尚之察其意趣異常。白文帝宜出爲廣州。若在內釁成。不得不加以鈇鉞。屢誅大臣。有虧皇化。上曰。始誅劉湛等。方欲引升後進。曄事跡未彰。便豫相黜斥。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

才。以我爲信受讒說。但使共知如此。不憂致大也。曄後謀反伏誅。上嘉其先見。二十三年。爲尚書左僕射。是歲造玄武湖。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。尚之固諫。乃止。時又造華林園。並盛暑役人。尚之又諫。上不許。曰。小人常日曝背。此不足爲勞。時上行幸還。多侵夜。尚之又表諫。上優詔納之。先是患貨少。鑄四銖錢。人間頗盜鑄。多翦鑿古錢以取銅。上患之。二十四年。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。以一大錢當兩。以防翦

鑿。議者多同。尚之議曰。凡創制改法。宜順人情。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。泉布廢興。驟議前代。赤仄白金。俄而罷息。六貨憤亂。人泣於市。良由事不畫一。難用遵行。自非急病權時。宜守長世之業。若今制遂行。富人之貲自倍。貧者彌增其困。懼非所以欲均之意。中領軍沈演之以爲。若以大當兩。則國傳難朽之寶。家贏一倍之利。不俟加憲。巧源自絕。上從演之議。遂以一錢當兩。行之經時。公私非便。乃罷。二十八年。爲尚書令。

太子詹事。二十九年致仕。於方山著退居賦。以明所守。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。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。羊孟尚不得告謝。尚之任遇有殊。便當未宜申許。尚之還攝職。羊卽羊玄保。孟卽孟覲。尚之旣任事。上待之愈隆。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。以嗤焉。時或遣軍北侵。資給戎旅。悉以委之。元凶弒立。進位司空尚書令。時三方興義。將佐家在都者。劾悉欲誅之。尚之誘說百端。並得全免。孝武卽位。

復爲尚書令。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。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。並應從誅。尚之上言於法爲重。超從坐者。由是得原。時欲分荊州置郢州。議其所居。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。尚之議曰。夏口在荆江之中。正對沔口。通接雍梁。實爲津要。於事爲允。上從其議。荆揚二州。戶口居江南之半。江左以來。揚州爲根本。委荊州以閩外。至是並分。欲以削臣下之權。而荆揚並因此虛耗。尚之建言宜復合二

州上不許。大明二年。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。侍中如故。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。及拜開府。天子臨軒。百僚陪位。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。今日何不著鹿皮冠。慶之累辭爵命。朝廷敦勸甚苦。尚之謂曰。主上虛懷側席。詎宜固辭。慶之曰。沈公不效。何公去而復還也。尚之有愧色。尚之愛尚文義。老而不休。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。二人並短小。尚之常謂延之爲猿。延之目尚之爲猴。同游大子西池。延之問路人云。吾二人誰似

猴。路人指尚之爲似。延之喜笑。路人曰。彼似猴耳。君乃真猴。有人嘗求爲吏部郎。尚之歎曰。此敗風俗也。官當圖人。人安得圖官。延之大咲曰。我聞古者官人以才。今官人以勢。彼勢之所求。子何疑焉。所與延之論議往反。並傳於世。尚之立身簡約。車服率素。妻亡不娶。又無姬妾。執衡當朝。畏遠權柄。親故一無薦舉。旣以此致怨。亦以此見稱。復以本官領中書令。薨年七十九。贈司空。謚曰簡穆公。子偃。

偃字仲弘。元嘉中。位太子中庶子。元凶弒立。以偃爲侍中。掌詔誥。時尚之。爲司空尚書令。偃居門下。父子並處權要。時爲寒心。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。曲得時譽。會孝武卽位。任遇無改。歷位侍中。領太子中庶子。時求讜言。偃以爲宜重農。卹本。并官省事。考課以知能否。增奉以除吏姦。責成良守。久於其職。都督刺史。宐別其任。改領驍騎將軍。親遇隆密。有加舊臣。轉吏部尚書。尚之去。選未五載。偃復襲其迹。世以爲榮。侍中顏

竣至是始貴。與偃俱在門下。以文義賞會。相得甚歡。竣旣任。遇隆密。謂宜居重大。而位次與偃等未殊。意稍不悅。及偃代竣領選。竣愈憤懣。與偃遂隙。竣時權傾朝野。偃不自安。遂發悸病。意慮乖僻。上表解職。告靈不仕。孝武遇偃旣深。備加醫療。乃得差。偃素好談玄。注莊子逍遙篇。傳於時。卒官。孝武與顏竣詔。甚傷惜之。謚曰靖子戢。

戢字惠景。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。拜駙馬

南史及傳卷三十一
都尉。累遷中書郎。景和世。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。彥回雖拘逼。終不肯從。與戢同居止月餘日。由是特申請好。元徽初。彥回參朝政。引戢爲侍中。時年二十九。戢以年未三十。苦辭內侍。改授司徒左長史。齊高帝爲領軍。與戢來往。數申懽宴。高帝好水引餅。戢每設上焉。久之復爲侍中。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。建元元年。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。尋改侍中。詹事如故。上欲轉戢領選。問尚書令褚彥回。以戢資重。欲加

散騎常侍。彥回曰。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。單作吏部尚書。資與戢相似。領選職方昔小輕。不容頓加常侍。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。臣與王儉旣已左珥。若復加戢。則八座便有三蟬。若帖以驍游。亦不爲少。廼以戢爲吏部尚書。加驍騎將軍。戢美容儀。動止與褚彥回相慕。時人號爲小褚公。家業富盛。性又華侈。衣被服飾。極爲奢麗。出爲吳興太守。上頗好畫扇。宋孝武賜戢蟬雀扇。善畫者顧景秀所畫。時吳郡陸探微顧彥

南史及傳卷三十一
先皆能畫。歎其巧絕。戢因王晏獻之。上令晏厚
酬其意。卒年三十六。謚懿子。女爲鬱林王后。父
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。

求字子有。偃弟子也。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。求
元嘉末。爲文帝挽郎。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。
清退無嗜慾。後爲太子中舍人。泰始中。妻亡。還
吳葬舊墓。除中書郎。不拜。仍住吳。隱居波若寺。
足不踰戶。人莫見其面。宋明帝崩。出奔國哀。除
永嘉太守。求時寄住南澗寺。不肯詣臺。乞於野

外拜受。見許。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。隱武丘山。
齊永明四年。拜太中大夫。不就。卒。初求父鑠素
有風疾。無故害求母王氏。坐法死。求兄弟以此
無宦情。求弟點。

點字子哲。年十一。居父母憂。幾至滅性。及長。感
家禍。欲絕昏宦。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。禮畢。將
親迎。點累涕泣。求執本志。遂得罷。點明目秀眉。
容貌方雅。真素通美。不以門戶自矜。博通羣書。
善談論。家本素族。親姻多貴仕。點雖不入城府。

性率到。好狎人物。遨游人間。不簪不帶。以人地並高。無所與屈。大言踦踞。公卿敬下。或乘柴車。躡草屨。恣心所適。致醉而歸。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。弟胤爲小隱。士大夫多慕從之。時人稱重其通。號曰游俠處士。兄求亦隱。吳郡武丘山。求卒。點菜食不飲酒。訖于三年。腰帶減半。宋泰始末。徵爲太子洗馬。齊初。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。並不就。與陳郡謝瀹。吳國張融。會稽孔德璋。爲莫逆友。點門世信佛。從弟遁以東籬門園

居之。德璋爲築室焉。園有卞忠貞冢。點植花於冢側。每飲必舉酒酌之。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。清言賦詠。優游自得。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。點謂人曰。我作齊書已竟。贊云。回旣世族。儉亦國華。不賴舅氏。遑恤國家。王儉聞之。欲候點。知不可見。乃止。豫章王疑命駕造點。點從後門遁去。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。曰。豫章王尚望塵不及。吾當望岫息心。後點在法輪寺。子良就見之。點角巾登席。子良欣悅無已。遺點嵇叔夜酒盃。徐

景山酒鎗。點少時嘗患渴利。積歲不愈。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。於講所晝寢。夢一道人形貌非常。授丸一掬。夢中服之。自此而差。時人以為淳德所感。性通脫好施。遠近致遺。一無所逆。隨復散焉。嘗行經朱雀門街。有自車後盜點衣者。見而不言。旁人禽盜與之。點乃以衣施盜。盜不敢受。點令告有司。盜懼乃受之。點雅有人倫鑒。多所甄拔。知吳興丘遲於幼童。稱濟陽江淹於寒素。悉如其言。哀樂過人。嘗行逢葬者。歎曰。此哭

者之懷。豈可思邪。於是悲慟不能禁。老又娶魯國孔嗣女。嗣亦隱者。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。築別室以處之。人莫諭其意。吳國張融少時免官。而為詩有高言。點荅詩曰。昔聞東都日。不在簡書前。雖戲而融久病之。及點後昏。融始為詩贈點曰。惜哉何居士。薄暮遘荒淫。點亦病之。永元中。崔惠景圍城。人間無薪。點悉伐園樹。以贍親黨。惠景性好佛義。先慕交點。點不顧之。至是乃逼召點。點裂裙為袴。往赴其軍。終日談說。不及

南史列傳卷十
十一
軍事。其語默之迹如此。惠景平後。東昏大怒。欲
誅之。王瑩爲之懼。求計於蕭暢。暢謂茹法珍曰。
點若不誘賊共講。未必可量。以此言之。乃應得
封。東昏乃止。梁武帝與點有舊。及踐祚。手詔論
舊。賜以鹿皮巾等。并名之。點以巾褐引入華林
園。帝贈詩酒。恩禮如舊。仍下詔徵爲侍中。將帝
鬚曰。乃欲臣老子。辭疾不起。復下詔詳加資給。
並出在所日費所須。太官別給。天監二年卒。詔
給第一品材具。喪事所須。內監經理。點弟胤。

胤字子季。出繼叔父曠。故更字胤叔。年八歲居
憂。毀若成人。及長。輕薄不羈。晚乃折節好學。師
事沛國劉瓛。受易及禮記毛詩。又入鍾山定林
寺聽內典。其業皆通。而縱情誕節。時人未之知
也。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。仕齊爲建安太
守。政有恩信。人不忍欺。每伏臘。放囚還家。依期
而反。歷黃門侍郎。太子中庶子。尚書令王儉受
詔撰新禮。未就而卒。又使特進張緒續成。緒又
卒。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。子良以讓胤。乃置學

南史及傳卷二十一
十一
士二十人。佐胤撰錄。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。並爲侍中。時胤單作祭酒。疑所服。陸澄博古多該。亦不能據。遂以玄服臨試。爾後詳議。乃用朱服。祭酒朱服。自此始也。及鬱林嗣位。胤爲后族。甚見親待。爲中書令。領臨海巴陵王師。胤雖貴顯。常懷止足。建武初。已築室郊外。恒與學徒游處其內。至是。遂賣園宅。欲入東。未及發。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。胤恐後之。乃拜表解職。不待報。輒去。明帝大怒。使御史中丞袁昂奏

收胤。尋有詔許之。胤以會稽山多靈異。往游焉。居若邪山雲門寺。初胤二兄求點。並棲遁。求先卒。至是胤又隱。世號點爲大山。胤爲小山。亦曰東山。兄弟發迹雖異。克終皆隱。世謂何氏三高。永元中。徵爲太常太子詹事。並不就。梁武帝霸朝建。引爲軍謀祭酒。并與書詔。不至。及帝踐阼。詔爲特進光祿大夫。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。并徵謝朓。杲之先至胤所。胤恐朓不出。先示以可起。乃單衣鹿皮巾。執經卷下牀。跪受

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。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。一者欲正郊丘。二者欲更鑄九鼎。三者欲樹雙闕。世傳晉室欲立闕。王丞相指牛頭山云。此天闕也。是則未明立闕之意。闕者謂之象魏。懸法於其上。浹日而收之。象者法也。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。鼎者神器。有國所先。圓丘國郊。舊典不同。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。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。往代合之郊丘。先儒之巨失。今梁德告始。不宜遂因前謬。卿宜陳

之。杲之曰。僕之鄙劣。豈敢輕議國典。此當敬俟叔孫生耳。及杲之從謝朓所還。問胤以出期。胤知朓已應召。荅杲之曰。吾年已五十七。月食四斗米不盡。何容復有宦情。杲之失色。不能荅。胤反謂曰。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。留與我同游邪。杲之愕然曰。古今不聞此例。胤曰。檀弓兩卷。皆言物始。自卿而始。何必有例。胤朓俱前代高士。胤處名譽尤邁矣。杲之還。以胤意奏聞。有敕給白衣尚書祿。胤固辭。又敕山陰庫錢。月給五

萬又不受。乃敕何子朗、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。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。月中常命駕式間談論終日。胤以若邪處勢迫隘。不容學徒。乃遷秦望山。山有飛泉。迺起學舍。卽林成。援因巖爲堵。別爲小閣室。寢處其中。躬自啓閉。僮僕無得至者。山側營田二頃。講隙從生徒游之。胤初遷將築室。忽見二人著玄冠。容貌甚偉。謂胤曰。君欲居此邪。乃指一處云。此中殊吉。忽不復見。胤依言而卜焉。尋而山發洪水。樹石皆倒拔。唯

胤所居室。巋然獨存。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。刻石以旌之。及元簡去郡。入山與胤別。胤送至都。賜埭。去郡三里。因曰。僕自棄人事。交游路斷。自非降貴山藪。豈容復望城邑。此埭之游。於今絕矣。執手涕零。何氏過江。自晉司空充。並葬吳西山。胤家世年皆不永。唯祖尚之。至七十二。胤年登祖壽。乃移還吳。作別山詩一首。言甚悽愴。至吳居武丘山西寺。講經論。學僧復隨之。東境守宰經途者。莫不畢至。胤常禁殺。有

南史列傳卷二十一
虞人逐鹿。鹿徑來趨胤。伏而不動。又有異鳥如鶴紅色。集講堂。馴狎如家禽。初開善寺。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。後還都。卒於鍾山。歿日。胤在波若寺。見一名僧。授胤香爐奩。并函書云。貧道發自揚都。呈何居士。言訖失所在。胤開函。乃是。大莊嚴論。世中未有。訪之。香爐乃藏公所常用。又於寺內立明珠柱。柱乃七日七夜放光。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。太子欽其德。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。以褒美之。中大通三年卒。年八十。

六。先是胤疾。妻江氏夢神告曰。汝夫壽盡。既有至德。應獲延期。爾當代之。妻覺說焉。俄得患而卒。胤疾乃瘳。至是胤夢見一神女。并八十許人。並衣恰。行列在前。俱拜牀下。覺又見之。便命營凶具。既而疾困不復瘳。初胤侈於味。食必方丈。後稍欲去其甚者。猶食白魚鮓脯糖蟹。以爲非見生物。疑食蚘蠚。使門人議之。學生鍾岍曰。鮓之就脯。驟於屈申。蟹之將糖。躁擾彌甚。仁人用意。深懷如怛。至於車螯蚘蠚。眉目內闕。慙渾沌。

之奇。犷殼外緘。非金人之慎。不悴不榮。曾草木
之不若。無馨無臭。與瓦礫其何筭。故宜長充庖
厨。永爲口實。竟陵王子良見。吮議大怒。汝南周
顥與胤書。勸令食菜。曰。變之大者。莫過死生。生
之所重。無逾性命。性命之於彼極切。滋味之在
我可賒。若云三世理誣。則幸矣。良快。如使此道
果然而受形未息。一往一來。生死常事。則傷心
之慘。行亦自及。丈人於血氣之類。雖不身踐。至
於晨鳧夜鯉。不能不取備屠門。財貝之經盜手。

猶爲廉士所棄。生性之一啓鑿刀。寧復慈心所
忍。騶虞雖飢。非自歿之草不食。聞其風者。豈不
使人多媿。丈人得此有素。聊復片言發起耳。故
胤末年遂絕血味。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。
註周易十卷。毛詩總集六卷。毛詩隱義十卷。禮
記隱義二十卷。禮答問五十五卷。子撰亦不仕。
有高風。

何炯字士光。胤從弟也。父擢太中大夫。炯年十
五。從胤受業。一暮並通五經章句。白皙美容貌。

從兄求點每曰。叔寶神清。杜又膚清。今觀此子。復見衛杜在目。從兄戢謂人曰。此子非止吾門之寶。亦爲一代偉人。炯常慕恬退。不樂進仕。從叔昌寓謂曰。求點皆已高蹈。汝無宜復爾。且君子出處。亦各一途。年十九。解褐揚州主簿。舉秀才。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。以父疾陳解。炯侍疾踰旬。衣不解帶。頭不櫛沐。信宿之間。形貌頓改。及父卒。號慟不絕聲。藉地腰脚虛腫。醫云須服猪蹄湯。炯以有肉味不肯服。

親友請譬。終於不回。遂以毀卒。先是謂家人曰。王孫玄晏所尚不同。長魚慶緒於事爲得。必須儉而中禮。無取苟異。月朝十五日。可置一甌麤粥。如常日所進。又傷兩兄並淡仕進。故祿所不及。恐而今而後。溫飽無資。乃漉然下泣。自外無所言。

何昌寓字儼望。尚之弟子也。父佟之位侍中。昌寓少而清靖。獨立不羣。所交者必當世清名。是以風流籍甚。仕宋爲尚書儀曹郎。建平王景素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征北南徐州府主簿。以風素見重。母老求祿。出
爲湘東太守。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。昌寓在郡。
景素被誅。昌寓痛之。至是啓高帝理其寃。又與
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。彥回嘉其義。歷位中書
郎。王儉衛軍長史。儉謂昌寓曰。後任朝事者。非
卿而誰。臨海王昭秀爲荊州。以昌寓爲西中郎
長史。南郡太守行荊州事。明帝將踐阼。先使裴
叔業往密勅昌寓。令以便宜從事。昌寓拒之曰。
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。付身以萬里之事。臨海

王未有失。寧得從君單詔行事。吾自有啓聞。須
反更議。叔業曰。若爾便是拒詔。拒詔恐非佳事
耳。荅曰。能見殺者君也。能拒詔者僕也。君不能
見殺。僕有公流之計耳。昌寓素有名德。叔業不
敢逼而退。上聞而嘉之。昭秀由此得還都。昌寓
後爲吏部尚書。嘗有一客姓閔求官。昌寓謂曰。
君是誰後。荅曰。子騫後。昌寓團扇掩口而笑。謂
坐客曰。遙遙華胄。昌寓不雜交游。通和汎愛。歷
郡皆以清白稱。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。贈太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敬容字簡子。子敬容。

敬容字國禮。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。拜駙馬都尉。梁天監中。爲建安內史。清公有美績。吏人稱之。累遷守吏部尚書。銓序明審。號爲稱職。出爲吳郡太守。爲政勤恤人隱。辯訟如神。視事四年。政爲天下第一。吏人詣闕請樹碑。詔許之。復爲吏部尚書侍中。領太子中庶子。敬容身長八尺。白皙美鬚眉。性矜莊。衣冠鮮麗。武帝雖衣浣衣。而左右衣必須潔。嘗有侍臣衣帶卷摺。帝

怒曰。卿衣帶如繩。欲何所縛。敬容希旨。故益鮮明。常以膠清刷鬚。衣裳不整。伏牀熨之。或暑月背爲之焦。每公庭就列。容止出人。爲尚書右僕射。參掌選事。遷左僕射。丹楊尹。並參掌大選。如故。敬容接對賓朋。言詞若訥。訓答二宮。則音韻調暢。大同中。朱雀門災。武帝謂羣臣曰。此門制狹。我始欲改構。遂遭天火。相顧未答。敬容獨曰。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。時以爲名對。五年。改爲尚書令。參選事如故。敬容久處臺閣。詳悉晉魏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以來舊事。且聰明識達。勤於簿領。詰朝理事。日
旰不休。職隆任重。專預機密。而拙於草隸。淺於
學術。通包苴餉餽。無賄則略不交語。自晉宋以
來。宰相皆文義自逸。敬容獨勤庶務。貪悞爲時所
嗤鄙。其署名。敬字則大作苟。小爲文。容字大爲父。
小爲口。陸倕戲之曰。公家苟旣奇大。父亦不小。敬
容遂不能答。又多漏禁中語。故嘲謂日至。嘗有
客姓吉。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。答曰。如明公之
與蕭何。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。因製卦名離。

合等詩嘲之。亦不屑也。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。
拜伏悲感。旦於延務殿說所夢。敬容對曰。臣聞
孝悌之至。通於神明。陛下性與天通。故應感斯
夢。上極然之。便有拜陵之議。後坐妾弟費惠明
爲導。倉丞夜盜官米。爲禁司所執。送領軍府。時
河東王譽爲領軍。敬容以書解惠明。譽前經屬
事不行。因此卽封書以奏。帝大怒。付南司推劾。
御史中丞張綰奏。敬容協私罔上。合棄市。詔特
免職。到漑謂朱异曰。天時便覺開霽。其見嫉如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。君後必貴。終是何敗耳。及敬容爲宰相。謂何姓當召其禍。故抑沒宗族。無仕進者。至是竟爲河東所敗。中太同元年三月。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。敬容啓預聽。敕許之。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。未拜。又加侍中。敬容舊時賓客門生。誼譁如昔。異其復用。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。草萊之人。聞諸道路。君侯已得瞻望朝夕。出入禁門。醉尉將不敢呵。灰然不無其漸。甚休。敢賀於前。又將弔也。昔流

言裁至。公旦東奔。燕書始來。子孟不入。夫聖賢被虐過以自斥。未有嬰時。豐而求親者也。且暴鯁之魚。不念杯酌之水。雲霄之翼。豈願籠樊之糧。何者。所託已盛也。昔君侯納言加首。鳴玉在腰。回豐貂以步文昌。聳高蟬而趨武帳。可謂盛矣。不以此時薦才拔士。少報聖主之恩。今卒如爰絲之說。受責見過。方復欲更窺朝廷。缺望萬分。竊不爲左右取也。昔寶嬰揚憚。亦得罪明時。不能謝絕賓客。猶交黨援。卒無後福。終益前禍。僕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之所弔。實在於斯。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
門者。未必皆感惠懷仁。有灌夫任安之義。乃戒
翟公之大署。異君侯之復用也。夫在思過之日。
而挾復用之意。未可爲智者說矣。夫君侯宜杜
門念失。無有所通。築茅茨於鍾阜。聊優游以卒
歲。見可憐之意。著待終之情。復仲尼能改之言。
惟子貢更也之譬。少戢言於衆口。微自救於竹
帛。所謂失之東隅。收之桑榆。如此令明主聞知。
尚有異也。僕東臯鄙人。入穴幸無銜竇耻。天下

之士。不爲執事道之。故披肝膽。示情素。君侯豈
能鑒焉。太清元年。遷太子詹事。侍中如故。二年。
侯景襲建鄴。敬容自府移家臺內。初景渦陽退
敗。未得審實。傳者乃云。其將暴顯反。景身與衆
並沒。朝廷以爲憂。敬容尋見東宮。簡文謂曰。淮
北始更有信。侯景定得身免。敬容曰。得景遂死。
深是朝廷之福。簡文失色。問其故。對曰。景翻覆
叛臣。終當亂國。是年。簡文頻於玄圃。自講老莊
二書。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。每日入聽。敬容謂

國史列傳卷三十一
三十一
攷曰。昔晉氏喪亂。頗由祖尚虛玄。胡賊遂覆中夏。今東宮復襲此。殆非人事。其將為戎乎。俄而侯景難作。其言有徵也。三年卒於圍內。何氏自晉司空充。宋司空尚之。奉佛法。並建立塔寺。至敬容。又捨宅東為伽藍。趨權者因助財造構。敬容並不拒。故寺堂宇頗為宏麗。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。及敬容免職出宅。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。竟無餘財貨。時亦以此稱之。敬容特為從兄胤所親愛。胤在若邪山。嘗疾篤。有書云。

田疇館宇。悉奉衆僧。書經並歸從弟敬容。其見知如此。敬容唯有一子。年始八歲。在吳臨還。與胤別。胤問名。敬容曰。仍欲就兄求名。胤即命紙筆。名曰穀。曰。書云。兩玉曰穀。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。所謂穀也。位秘書丞。早卒。

論曰。尚之以雅道。自居用致公輔。行已之迹。動不踰閑。及乎洗閣取譏。皮冠獲誚。貞粹之地。高人未之全許。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。雖經屯諛。咸以功名自卒。古之所謂巧宦。此之謂乎。點胤

弟兄俱云道逸。求其蹈履。則非曰山林。察其持身。則未捨名譽。觀夫子皙之赴惠景。子秀之矯敬冲。以迹以心。居然可測。而高自標致。一代歸宗。以之入用。未知所取。斯殆虛勝之風。江東所尚。不然。何以至於此也。昌胤雅仗名節。殆曰人望。敬容材實。幹蠱賄而敗業。惜乎。

列傳第二十

南史三十

列傳第二十一

南史三十一

李延壽撰

張裕子永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

率弟盾 環弟稷 永子環 環從子種

張裕字茂度。吳郡吳人也。名與宋武帝諱同。故以字稱。曾祖澄。晉光祿大夫。祖彭祖。廣州刺史。父鄙。侍御史。度支尚書。吳國內史。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。揚州中從事。累遷別駕。武帝西伐劉毅。北伐關洛。皆居守留任州事。出為都督。

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。綏靜百越。嶺外安之。元嘉元年。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。帝討荊州刺史謝晦。詔益州遣軍襲江陵。晦平。西軍始至白帝。茂度與晦素善。議者疑其出軍遲留。弟邵時爲湘州刺史。起兵應大駕。上以邵誠節。故不加罪。累遷太常。以脚疾出。爲義興太守。上從容謂曰。勿以西蜀介懷。對曰。臣不遭陛下之明。墓木拱矣。後爲都官尚書。以疾就拜光祿大夫。加金章紫綬。茂度內足於財。自絕人事。經始本縣之華。

山爲居止。優游野澤。如此者七年。十八年。除會稽太守。素有吏能。職事甚理。卒於官。謚曰恭子。子演。位太子中舍人。演四弟。鏡。永。辯。岱。俱知名。時謂之張氏五龍。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。顏談義飲酒。喧呼不絕。而鏡靜默無言聲。後鏡與客談。延之從籬邊聞之。取胡床坐聽。辭義清玄。延之心服。謂客曰。彼有人焉。由是不復酣呌。仕至新安太守。演。鏡。兄弟中名最高。餘並不及。初。裕曾祖澄當葬。父郭璞爲占墓地。曰。葬某

南史列傳卷二十一
處年過百歲。位至三司。而子孫不蕃。某處年幾減半。位裁卿校。而累世貴顯。澄乃葬其劣處。位光祿。年六十四而亡。其子孫遂昌云。

永字景雲。初為郡主簿。累遷尚書中兵郎。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。元嘉十八年。欲加修撰。徙永為刪定郎。掌其任。二十二年。除建康令。所居皆有稱績。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。永涉獵書史。能為文章。善隸書。騎射雜藝。觸類兼善。又有巧思。益為文帝所知。紙墨皆自營造。上每

得永表啓。輒執玩咨嗟。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。二十三年。造華林園玄武湖。並使永監統。凡所制置。皆受則於永。永既有才能。每盡心力。文帝謂堪為將。二十九年。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。王玄謨申坦等諸將。經略河南。進攻碻磈。累旬不拔。為魏軍所殺甚衆。永即夜撤圍退軍。不報告諸將。衆軍驚擾。為魏所乘。歿敗塗地。永及申坦。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。繫於歷城獄。文帝以屢征無功。諸將不可任。詔

責永等與思話。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。早知諸將輩如此。恨不以白刃驅之。今者悔何所及。三十年。元凶弒立。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。南譙王義宣起義。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。永遣司馬崔勳之。中兵參軍劉宣則。二軍馳赴國難。時蕭思話在彭城。義宣慮二人不相諧。緝與思話書。勸與永坦懷。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。勸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。近効平勃亡私之美。事平。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。

領中兵。孝武孝建元年。臧質反。遣永輔武昌王渾。鎮京口。大明三年。累遷廷尉。上謂曰。卿旣與釋之同姓。欲使天下復無冤人。永曉音律。太極殿前鍾聲嘶。孝武嘗以問永。永荅鍾有銅滓。乃扣鍾求其處。鑿而去之。聲遂清越。明帝卽位。爲青冀二州刺史。監四州諸軍事。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。累戰尅捷。破薛索兒。又遷鎮軍將軍。尋爲南兗州刺史。加都督。時薛安都據彭城。請降。而誠心不款。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。

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。進軍彭城。安都招引魏兵。既至。永狼狽引軍還。爲魏軍追大敗。復遇寒雪。士卒離散。永脚指斷落。僅以身免。失其第四子。三年。徙會稽太守。加都督將軍如故。以北行失律。固求自貶。降號左將軍。永痛悼所失之子。有兼常哀。服制雖除。猶立靈坐。飲食衣服待之如生。每出行。常別具名車好馬。號曰侍從。有軍事。輒語左右。報郎君知也。以破薛索兒功。封孝昌縣侯。在會稽。賓客有謝方童。阮須。何達之等。

竊其權。賊貨盈積。方童等坐下獄。永又降號冠軍將軍。廢帝卽位。爲右光祿大夫。侍中。領安成王師。出爲吳郡太守。元徽二年。爲征北將軍。南兗州刺史。加都督。永少便驅馳。志在宣力。其爲將帥。能與士卒同甘苦。朝廷所給賜脯餼。必棊坐齊割。手自頒賜。年雖已老。志氣未衰。優游閑任。意甚不樂。及有此授。喜悅非常。卽日命駕還都。未之鎮。遇桂陽王休範作亂。永率所領屯白下。休範至新亭。前鋒攻南掖門。永遣人覘賊。

南史及傳卷三十一
五
既反唱言臺城陷。永衆潰棄軍還。以舊臣不加罪。止免官削爵。以愧發病卒。

岱字景山。州辟從事。累遷東遷令。時殷沖爲吳興太守。謂人曰。張東遷親貧須養。所以棲遲下邑。然名器方顯。終當大至。後爲司徒左西曹掾。母年八十。籍注未滿。岱便去官。從實還養。有司以岱違制。將欲糾舉。宋孝武曰。觀過可以知仁。不須案也。累遷山陰令。職事閑理。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。未親政事。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

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。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。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。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。岱歷爲三府諮議。三王行事。與典籤主帥共事。事舉而情得。或謂岱曰。主王旣幼。執事多門。而每能緝和公私。云何致此。岱曰。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。我爲政端平。待物以禮。悔吝之事。無由而及。明闇短長。更是才用多少耳。入爲黃門郎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。割吳郡屬焉。高選佐史。孝武召岱謂曰。卿美効夙著。兼資

宦已多。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。總刺史之任。無謂小屈。終當大申也。帝崩。累遷吏部郎。泰始末。爲吳興太守。元徽中。爲益州刺史。加都督。數年。益土安其政。累遷吏部尚書。王儉爲吏部郎。時專斷曹事。岱每相違執。及儉爲宰相。以此頗不相善。兄子瓌。弟恕。誅吳郡太守劉遐。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。岱曰。恕未閑從政。美錦不宜濫裁。高帝曰。恕爲人我所悉。其又與瓌同勳。自應有賞。岱曰。若以家貧賜祿。此所不論。語功推事。

臣門之恥。加散騎常侍。建元元年。中詔序朝臣。欲以右僕射擬岱。褚彥回謂得此過優。若別有忠誠。特宜升引者。別是一理。詔更量。出爲吳郡太守。高帝知岱歷任清直。至郡未幾。手敕曰。大郡任重。乃未欲回換。但總戎務殷。宜須望實。今用卿爲護軍。加給事中。岱拜竟。詔以家爲府。武帝卽位。復爲吳興太守。岱晚節在吳興。更以寬恕著名。遷南兗州刺史。未拜卒。岱初作遺命。分張家財。封置箱中。家業張減。隨復改易。如此十

數年。謚曰貞子。

緒字思曼。岱兄子也。父演。宋太子中舍人。緒少知名。清簡寡欲。從伯敷。及叔父鏡。從叔暢。並貴異之。鏡比之樂廣。敷云。是我輩人。暢言於孝武帝。用爲尚書倉部郎。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。緒蕭然直視。不以經懷。宋明帝每見緒。輒歎其清淡。轉太子中庶子。本州太中正。遷司徒左長史。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。臣觀張緒。有正始遺風。宜爲官職。復轉中庶子。後爲侍中。遷吏部郎。

參掌大選。元徽初。東宮官罷。選曹擬舍人王儉。爲格外記室。緒以儉人地兼美。宜轉祕書丞。從之。緒又遷侍中。嘗私謂客曰。一生不解作諾。有以告袁粲。褚彥回者。由是出爲吳郡太守。緒初不知也。昇明二年。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。建元元年。爲中書令。緒善談玄。深見敬異。僕射王儉嘗云。緒過江所未有。北士可求之耳。不知陳仲弓。黃叔度。能過之。不。駕幸莊嚴寺。聽僧達道人講維摩。坐遠不聞。緒言。上難移緒。乃

遷僧達以近之。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。以問王儉。儉曰：緒少有清望，誠美選也。南士由來少居此職。褚彥回曰：儉少年或未憶耳。江左用陸玩、顧和，皆南人也。儉曰：晉氏衰政，不可爲則。先是緒諸子皆輕俠，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。儉又以爲言，乃止。及立國學，以緒爲太常卿，領國子祭酒。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。何點歎曰：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，今以王延之、張緒爲之，可謂清官。後接之者，實爲未易。緒長於周易，言精理。

奧見宗一時。常云：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。武帝卽位，轉吏部尚書，祭酒如故。永明二年，領南郡王師，加給事中。三年，轉太子詹事，師給事如故。緒每朝見武帝，目送之。謂王儉曰：緒以位尊我，我以德貴緒。遷散騎常侍，金紫光祿大夫。師如故，給親信二十人。復領中正。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。緒以資籍不當，執不許。晃遺書於緒，固請之。緒正色謂晃信曰：此是身家州鄉，殿下何得見逼。乃止。緒吐納風流，聽者

皆忘飢疲。見者肅然如在宗廟。雖終日與居。莫能測焉。劉俊之爲益州。獻蜀柳數株。枝條甚長。狀若絲縷。時舊宮芳林苑始成。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。常賞玩。咨嗟曰。此楊柳風流可愛。似張緒當年時。其見賞愛如此。王儉爲尚書令。丹楊尹。時諸令史來問訊。有一令史善俯仰。進止可觀。儉賞異之。問曰。經與誰共事。荅云。十餘歲在張令門下。儉目送之。時尹丞殷存至在坐。曰。是康成門人也。七年。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

酒。武帝敕王晏曰。吾欲令司徒辭祭酒。以授張緒。物議以爲如何。子良竟不拜。以緒領國子祭酒。緒口不言利。有財輒散之。清談端坐。或竟日無食。門生見緒飢。爲之辦餐。然未嘗求也。死之日。無宅以殯。遺命凶事不設。柳妻止以蘆葭。轎車引柩。靈上置杯水香火。不設祭。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。齋酒於緒靈前酌飲。慟哭曰。阿兄風流頓盡。追贈散騎常侍。特進。光祿大夫。謚簡子。子完。宋後廢帝時。爲正員郎。險行見寵。坐廢

南史列傳卷二十一
錮完弟允。永明中。安西功曹。淫通殺人伏法。允兄充知名。

充字延符。少好逸遊。緒嘗告歸至吳。始入西郭。逢充獵。右臂鷹。左牽狗。遇緒船至。便放絀脫鞮。拜於水次。緒曰。一身兩役。無乃勞乎。充跪曰。充聞三十而立。今充二十九矣。請至來歲。緒曰。過而能改。顏氏子有焉。及明年。便脩改。多所該通。尤明老易。能清言。與從叔稷俱有令譽。歷尚書殿中郎。武陵王友。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。齊

武帝皆取決焉。儉方聚親賓。充縠巾葛帔。至便求酒。言論放逸。一坐盡傾。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。儉執不可。充以爲慍。與儉書曰。頃日路長。愁霖韜晦。涼暑未平。想無虧攝。充幸以漁釣之閑。鎌採之暇。時復引軸以自娛。逍遙乎前史。從橫萬古。動默之路多端。紛綸百年。升降之塗不一。故金剛水柔。性之別也。圓行方止。器之異也。善御性者。不違金水之質。善爲器者。不易方圓之用。充生平少長。偶不以利欲干懷。三十

六年。差得以棲貧自澹。介然之志。峭聳霜崖。確乎之情。峰橫海岸。至如影纓天閣。既謝廊廟之華。綴組雲臺。終愧衣冠之秀。寔由氣岸踈凝。情塗狷隔。獨師懷抱。不見許於俗人。孤秀神崖。每遘回於在世。長羣魚鳥。畢景松阿。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。桂掩於搜芳之日。汎濫於漁父之遊。偃息於卜居之會。如此而已。充何識哉。若夫驚巖罩日。壯海逢天。竦石崩尋。分危落仞。桂蘭綺靡。叢雜於山幽。松栢陰森。相繚於澗側。元卿於

是乎不歸。伯休亦以茲長往。至於飛竿釣渚。濯足滄洲。獨浪煙霞。高臥風月。悠悠琴酒。岫遠誰來。灼灼文言。空擬方寸。不覺鬱然千里。路隔江川。每至西風。何嘗不歎。丈人歲路未強。學優而仕。道佐蒼生。功橫海望。可謂德盛當時。孤松獨秀者也。而茂陵之彥。望冠蓋而長懷。渭川之畝。停簪裾而竦歎。得無惜乎。充崐西百姓。岱表一人。蠶而衣。耕而食。不能事王侯。覓知己。造時人。騁游說。容與於屠博之間。其懽甚矣。然舉世皆

南史文傳卷三十一
謂充爲狂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。是以披聞見。掃心曾。述平生。論語默。所可通。夢交魂。推襟送抱者。唯丈人而已。闕廷復阻。書罷莫因。儻遇樵夫。妄塵執事。儉以爲脫略。弗之重。仍以書示緒。緒杖之一百。又爲御史中丞。到撝所奏。免官禁錮。沈約見其書。歎曰。充始爲之敗。終爲之成。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。與琅邪王思遠同郡。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。累遷義興太守。爲政清淨。吏人便之。後爲侍中。梁武帝兵至建

鄴。東昏逢殺。百官集西鍾下。召充。充不至。武帝霸府建。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。天監初。歷太常卿。吏部尚書。居選以平允稱。再遷散騎常侍。國子祭酒。登堂講說。皇太子以下皆至。時王侯多在學。執經以拜。充朝服而立。不敢當。再遷尚書僕射。頃之出爲吳郡太守。下車恤貧老。故舊莫不忻悅。卒於吳郡。謚曰穆子。子最嗣。瓌字祖逸。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。仕宋累遷桂陽內史。不欲前兄瑋處祿。自免不

拜。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。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。阮佃夫等欲加罪。齊高帝固申明之。瓌由此感恩自結。後遭父母喪。還吳持服。昇明元年。劉彥節有異圖。弟遐爲吳郡。潛相影響。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。令瓌取遐。諸張世有豪氣。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。遐召瓌委以軍事。瓌僞受命。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。郡內莫敢動。事捷。高帝以告左軍張沖。沖曰。瓌以百口一擲。出

手得盧矣。卽授吳郡太守。錫以嘉名。封義城縣侯。從弟融聞之。與瓌書曰。吳郡何晚。何須王反。聞之。嗟驚。乃是阿兄。郡人顧暲陸閑。並少年未知名。瓌並引爲綱紀。後並立名。世以爲知人。齊建元元年。改封平都侯。遷侍中。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。高帝常謂曰。卿雖我臣。我親卿不異。蹟疑等。文季每還。直器物若遷。瓌止朝服而已。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。實多清貧。有不識瓌者。常呼爲散騎。出爲吳興太守。瓌以既有國秩。不

取郡奉。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。以表其清。武帝卽位。爲寧蠻校尉。雍州刺史。加都督。徵拜左戶尚書。加右軍將軍。還後。安陸王綦臨雍州。行部登蔓山。有野老來乞。綦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。荅曰。張使君臨州理物。百姓家得相保。後人政嚴。故至行乞。綦由是深加嗟賞。後拜太常。自謂閑職。輒歸家。武帝曰。卿輩未富貴。謂人不與。旣富貴。那復欲委去。瓌曰。陛下御臣等若養馬。無事就閑廐。有事復牽來。帝猶怒。遂以爲散騎常

侍光祿大夫。鬱林之廢。朝臣到宮門。參承明帝。瓌託脚疾不至。海陵立。明帝疑外藩起兵。以瓌鎮石頭。督衆軍事。瓌見朝廷多難。遂恒臥疾。建武末。屢啓求還。吳見許。居室豪富。伎妾盈房。或有譏其衰暮畜伎。瓌曰。我少好音律。老而方解。平生嗜欲。無復一存。唯未能遣此耳。明帝疾甚。防疑大司馬王敬則。授瓌平東將軍。吳郡太守。以爲之備。及敬則反。瓌遣兵迎拒於松江。聞敬則軍鼓聲。一時散走。瓌棄郡逃人間。事平。乃還。

南史列傳卷二十一
郡。爲有司奏。免官削爵。永元初。爲光祿大夫。三年。梁武帝起兵。東昏假瓌節戍石頭。尋棄城還宮。梁天監元年。拜給事中。右光祿大夫。以脚疾拜於家。四年卒。瓌有子十二人。常云。中應有好者。子率知名。

率字士簡。性寬雅。十二能屬文。常日限爲詩一篇。或數日不作。則追補之。稍進作賦頌。至年十六。向作二千餘首。有虞訥者。見而詆之。率乃一旦焚毀。更爲詩示焉。託云沈約。訥便句句嗟稱。

無字不善。率曰。此吾作也。訥慙而退。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。率與少玄善。遂通書籍。盡讀其書。建武三年。舉秀才。除太子舍人。與同郡陸倕。陸厥。幼相友狎。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。遇任昉在焉。約謂昉曰。此二子後進才秀。皆南金也。卿可識之。由此與昉友。梁天監中。爲司徒謝朓掾。直文德待詔省。敕使抄乙部書。又使撰古婦人事。使工書人瑯邪王琛。吳郡范懷約等。寫給後宮。率取假東歸。論者謂爲傲世。率懼。乃

爲待詔賦奏之。甚見稱賞。手敕荅曰。相如工而不敏。枚臯速而不工。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。又侍宴賦詩。武帝別賜率詩曰。東南有才子。故能服官政。余雖慙古昔。得人今爲盛。率奏詩往反六首。後引見於玉衡殿。謂曰。卿東南物望。朕宿昔所聞。卿言宰相是何人。不從天下。不由地出。卿名家奇才。若復以禮律爲意。便是其人。秘書丞天下清官。東南望。未有爲之者。今以相處。爲卿定名譽。尋以爲祕書丞。掌集書詔策。四

年。禊飲華光殿。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。能拜伏善舞。詔率與到。漑周興嗣爲賦。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。其年。父憂去職。有父時妓數十人。其善謳者有色貌。邑子儀曹郎顧珣之求娉。謳者不願。遂出家爲尼。嘗因齋會。率宅。珣之乃飛書言與率姦。南司以事奏聞。武帝惜其才。寢其奏。然猶致時論。服闋。久之不仕。七年。除中權。建安王中記室參軍。俄直壽光省。修丙丁部書抄。累遷。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。率在府十年。恩禮甚篤。

南史及傳卷三十一
後爲揚州別駕。率雖歷居職務。未嘗留心簿領。及爲別駕奏事。武帝覽牒問之。並無對。但荅云。事在牒中。帝不悅。後歷黃門侍郎。出爲新安太守。丁所生母憂卒。率嗜酒。不事於家務。尤忘懷。在新安。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。及至。遂耗大半。率問其故。荅曰。雀鼠耗。率笑而言曰。壯哉雀鼠。竟不研問。自少屬文。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。今無其文者。並補作之。所著文衡十五卷。文集四十卷。行於世。子長公。率弟盾。

盾字士宣。以謹重稱。爲無錫令。遇劫。問劫何須。劫以刀斫其頰眉目。咄咄不易。餘無所言。於是生資皆盡。不以介懷。爲湘東王記室。出監富陽令。廓然獨處。無所用心。身歿之日。家無遺財。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。酒米數甕而已。

稷字公喬。瓌弟也。幼有孝性。所生母劉無寵。溝疾。時稷年十一。侍養衣不解帶。每劇則累夜不寢。及終。毀瘠過人。杖而後起。見年輩幼童。輒哽咽泣淚。州里謂之淳孝。長兄瑋善彈箏。稷以劉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氏先執此伎。聞瑋爲清調，便悲感頓絕。遂終身不聽之。性疎率，朗悟有才略。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。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，六年廬于墓側。齊永明中，爲豫章王疑主簿，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。未嘗被呼名，每呼爲劉四張五，以貧求爲剡令，略不視事。多爲小山遊，會山賊唐寓之作亂，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，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。建武中，改申葬禮，賻助委積。於時雖不拒絕，事畢隨以還之。自幼及長，數十年中，常設劉氏

神坐，出告反面，如事生焉。歷給事中、黃門侍郎、新興、永寧二郡太守。郡犯私諱，改永寧爲長寧。永元末，爲侍中，宿衛宮城。梁武師至，兼衛尉，江淹出奔，稷兼衛尉卿，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。時東昏淫虐，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，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。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，列坐殿前，西鍾下，議遣國子博士范雲、中書舍人裴長穆等，使石頭城詣武帝，以稷爲侍中、左衛將軍，遷大司馬、左司馬。梁朝建，爲散騎常

侍中書令。及上卽位。封江安縣子。位領軍將軍。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。稷醉後言多怨辭。形於色。帝時亦酣。謂曰。卿兄弟殺郡守。弟殺其君。袖提帝首。衣染天血。如卿兄弟。有何名稱。稷曰。臣乃無名稱。至于陛下。不得言無勳。東昏暴虐。義師亦來伐之。豈在臣而已。帝將其鬚曰。張公可畏人。中丞陸杲彈稷云。領軍張稷。門無忠貞。官必險達。殺君害主。業以爲常。武帝留中。竟不問。累遷尚書左僕射。帝將幸稷宅。以盛暑留幸僕射

省。舊臨幸供具。皆酬太官饌。直。帝以稷清貧。手詔不受。宋時。武帝經造張永。至稷三世。並降萬乘。論者榮之。稷雖居朝右。每慙口實。乃名其子伊字懷尹。霍字希光。峻字農人。同字不見。見字不同。以旌其志。旣懼且恨。乃求出。許之。出爲青巽二州刺史。不得志。常閉閣讀佛經。禁防寬弛。僚吏頗致侵擾。州人徐道角等。夜襲州城。乃害之。有司奏削爵土。稷性明烈。善與人交。歷官無畜聚。奉祿皆頒之親故。家無餘財。爲吳興太守。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下車存問遺老。引其子孫。置之右職。政稱寬恕。初去郡。就僕射徵。道由吳。鄉人候稷者滿水陸。稷單裝徑還都下。人莫之識。其率素如此。稷長女楚媛。適會稽孔氏。無子歸宗。至逢稷見害。女以身蔽刃。先父卒。稷與族兄充融。卷俱知名。時目云充融。卷稷爲四張。卷字令遠。少以和理著稱。能清言。位都官尚書。天監初卒。稷子唵。

唵字四山。稷初爲剡令。至唵亭生之。因名唵字四山。少敦孝行。年三十餘。猶班衣。受稷杖。動至

數百。收淚歡然。方雅有志操。能清言。感家禍。終身蔬食布衣。手不執刀刃。不聽音樂。弟淮言氣不倫。唵垂泣訓誘。起家祕書郎。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。尋陽太守。王暉曰。玄言。因爲之筮。得節卦。謂唵曰。卿後當東入爲郡。恐不得終其天年。唵曰。貴得其所耳。時伏挺在坐。曰。君王可畏人也。還爲太府卿。吳興太守。侯景圍建鄴。遣弟伊率郡兵赴援。城陷。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。唵往見之。謂曰。賊臣憑陵。人臣効命之日。今欲收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集兵刃。保據貴鄉。雖復萬死。誠亦無恨。浚固勸
唵舉義。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。聞之。遣前舍
人陸丘公板授唵征東將軍。唵曰。天子蒙塵。今
日何情復受榮號。留板而已。賊行臺劉神茂攻
破義興。遣使說唵。唵斬其使。仍遣軍破神茂。侯
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唵。唵軍敗。乃
釋戎服。坐於聽事。賊臨以刃。終不屈。執以送景。
景將舍之。唵曰。死為幸。乃殺之。子弟遇害者十
餘人。景欲存其一子。唵曰。吾一門已在鬼錄。不

就爾處求恩。於是皆死。賊平。元帝追贈侍中中
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。謚忠貞子。唵弟宰知名。
種字士苗。永從孫也。祖辯。宋大司農廣州刺史。
父略。太子中庶子。臨海太守。種少恬靜。居處雅
正。傍無造請。時人語曰。宋稱敷演。梁則卷充。清
虛學尚。種有其風。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。
時已四十餘。家貧。求為始豐令。及武陵王紀為
益州刺史。重選府僚。以種為左西曹掾。種辭以
母老。為有司奏。坐黜免。侯景之亂。奉母東奔鄉

南史卷之三十一
三十一
里。母卒。種時年五十。而毀瘠過甚。又迫以凶荒未葬。服雖畢。居家飲食。恒若在喪。景平初。司徒王僧辯以狀奏。起爲中從事。并爲具葬禮。葬訖。種方卽吉。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。賜以妾及居處之具。陳武帝受禪。爲太常卿。歷位左戶尚書。侍中。中書令。金紫光祿大夫。種沈深虛靜。識量宏博。時以爲宰相之器。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。以爲安居左執。其爲時所推如此。卒。贈特進。謚元子。種仁恕寡欲。雖歷顯位。家產屢空。終日

晏然。不以爲病。太建初。女爲始興王妃。以居處僻陋。特賜宅一區。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。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。天寒。呼囚暴日。遂失之。帝大笑而不深責。有集十四卷。稜亦清靜。有識度。位司徒左長史。贈光祿大夫。

論曰。張裕有宋之初。早參霸政。出內所歷。莫非清顯。諸子並荷崇構。克舉家聲。其美譽所歸。豈徒然也。思曼立身簡素。殆人望乎。夫濯纓從事。理存無二。取信一主。義絕百心。以永元之末。人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三十一
憂塗炭。公喬重圍之內。首創大謀。而旋見猜嫌。又况異於斯也。然則士之行已。可無深議。四山赴蹈之方。可謂矯其違矣。

列傳第二十一

南史三十一

